

整頓內政的途徑

翁文灝

新近我寫了一篇「整頓內政的必要」，現在我想說得更具體一些，略舉如何進行的途徑。

整頓內政最先應承認二個基本原则：一是全國必須統一，二是新思想及新制度必須留心。

中國本是整個的國家，決不應分成數個。不幸外國人的中國地理知識都自明朝末年，我們的東三省他們稱爲滿洲，我們的綏遠察哈爾熱河他們稱爲內蒙古，甚至於我們的青海他們也往往歸入西藏。這種名詞如果作爲地理區域本來也有一部份理由，可惜地理名詞往往發生政治意義。在華盛頓會議已有人提議凡長城以外地方皆不在保存中國領土完整範圍以內。此議當時雖未通過，但事實上現已積極進行。再如華北華中華南的分別，更顯然是一種地理名詞。無論何國都可依地形及氣候的不同分爲數部，不幸在中國往往發生政治意義。不但外國人觀念如此，即中國人自己也不免有這種畛域之見。這個畛域之見，便是中國內部極大的危險根苗。一旦成爲事實，很快的便成全國瓜分。並不是數個外國來瓜分我們，而實由我們瓜分自己。

如果如此，則一切條約盡失意義，因爲世界上將沒有一個真中國，而變成了好幾個假中國。而且這幾個新國還要自相征伐，引動外國的勢力來殺戮本國的同胞。到此地步，全民族的悲苦墮落不言而喻。爲預防此悲境起見，全國上下必須痛切覺悟，拋棄一切小意見小分別，精誠團結，拚命做實在工作，來建設與鞏固整個的中華民國。

新舊思想的分別他人已有論述，茲所欲言者乃在研究及採取新思想的必要。近年來似乎有一部份人很想退回到舊時代去，言道德便謂今人不如古人，言教育反說清朝勝過民國，稍一考慮，便知此種言論絕對錯誤。其實人類進化一日千里，古人的嘉言懿行當然有許多可以取法，但近代的新思想及新制度我們更應特別留意。中國教育至今還叫『讀書』，所讀之書大多數還是舊籍，尤其是最近一年來各書店重印舊書，爭先恐後，甚至有人說是到了『古書年』，所以中國人所受舊書影響非常之深。反之，對於外國近代發展的思潮，以及他們刻苦創造的各種制度，中國人實還完全隔膜。偶有少數人曾經走馬看花，得了一知半解

一到應用便是捉襟見肘，做得頭不對馬嘴。所以總統、國會，委員會……一切辦法到了中國都弄得流弊百出。馬克斯資本論曾說：『德國的經濟學皆由英法兩國輸入，故現今德國講經濟學的諸教授都還不過學生』。以此眼光返觀中國，足稱學生的能有幾人。因此之故，雖然有若干人甚怕青年思想太新，太喜歡研究新的制度，我却以為只怕青年思想不能真新，對於新的制度研究還不够程度。皮毛空談只能誤國，衷心知識始足救時。其實天下真理只有時地之宜，並無新舊之別。不過中國人與近代思想太隔閡了，所以更非努力猛進不可。

有了全國統一及向新時代努力猛進二個條件，我們可以討論整頓內政的實行方法。第一是地方治安問題。我以為我們必須嚴厲禁止武力擾亂。只要不作武力擾亂，無論何種意見皆可自由發表，一用武力擾亂，無論何項人物皆應明正典刑。這個原則差是把政治引上規道的唯一基礎。其實政府機關必須有一個固定而不用武力擾亂的方法，可以使當局者及時引退或應時上臺，國內軍隊的用途只有剿平土匪與保守疆土，絕對不應用作奪取政權的工具。另一方面便要防止民間的擾亂，民間槍枝必須由政府確實登記嚴密管理，最好者收歸軍隊，次等的暫准自衛，並可規

定章程按期操練，在平時為守衛之具，有需要即成節制之師。兵器既有管理，則盜匪自不易橫行，偶有一二人作出規行動，政府一經發覺，便可指名制止，就不至釀成大亂。此種辦法看似粗淺，實極重要，若不從此入手，地方治安不易驟得。

第二要努力從事實際有益的工作，而避免徒託空言的事業，例如前幾年有好幾處水利機關糜費巨款專作測量。甚至同一地方測量二次乃至三次。而實際計畫反備極空虛，工程更毫未舉辦。其結果是鉅款雖已費去，一旦實行仍苦根據不足。其實應該先作草創計畫，就計畫中所必需的知識，再為選定地方積極觀測。然後再用觀測所得來校正計畫依次實行。又如各鐵路線的測測，計畫雖多，曾經實地測勘者實甚不多，其由中國人自行測量者更為少見。中國工程師有此能力的頗有其人，但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精神似乎尚未充分發達，所以工作不免落後。更如水路航線更多借助外人。長江峽谷中用輪船通航，實由英國立脫耳首先實行，沿海各埠各島的輪船交通亦多由外國人開其先路。中國設學授徒已數十年，造就人才並非少數，但為此類事業新開途徑卓然自立者似乎尚少其入。反過來看，有許多政府機關近來似乎盛行調查統計，工作的方法，不

過是閉門造車，製就表格，分發填寫。實際上各個機關又復漫無系統，往往同一事件，數機關同時或先後調查，弄得填表的人們應付不暇，只好潦草塞責。所得結果，又往往無人研究隨便發表，所以黑龍江的荒地會比全省面積更大，廣東省的農夫說比該省人口還多，笑話連篇，世界少見。如此工作，中央及各省職員薪水及一切辦公費用總計每年支出當不下二百萬元，小民脂膏大半虛擲。此類事項應澈底清理，製成一定系統，刪去重複工作，很短時間內可以使品質提高消耗減少。以上所言僅舉一例，類此之事其實尚多。不但虛糜錢財，而且養成自欺欺人的惡習，為害更大。廢除或清理此類工作，全國支出每年節省五千萬元並非難事，用此款項可以修築鐵道，興辦水利，費一錢得一錢之結果，更可以從所成事業之中，增加政府收入，以供更為擴充的用途。而且所辦事業成績昭然，政府之信用既得鞏固，人民之輸將必極為踴躍。所以財政支出化虛為實，確是整頓內政的一個重要關鍵。

第三是要有切實嚴正的管理。我新近有一個經驗，有某上級長官行某機關轉令其所屬某局長辦理某事，某機關當即電復謂已電令遵辦，但其令某局長文內則說仰即妥擬辦法。如此做法，在公事上實為很明顯的一種罪惡。只

此一例，可見各機關的管理方法大欠嚴密。又如銓叙局對於任用人員的資格一再審查，審計部對於收支極少的機關會計報告吹毛求疵，可謂極其能事，但試問政府機關不能合格的人員是否有加無已，支出甚多的機關是否毫無弊端。可見辦事成績尤在嚴整之精神，不專在鋪張之文件。其實政府機關有很近便的模範可以取法，那便是海關及郵局。固然他們不是沒有流弊，但他們的辦法實有許多可以取法。試就管見，略舉一二。(一)他們用人有一定程序，初用時須經審考，頭幾年薪水極低。但人人都有事做，只要工作沒有錯悞，定可循序漸進，決沒有運動鑽謀的必要。到後來經驗甚豐，可以得到很高薪俸，並且還有相當的退職俸金。在這種制度之下，大多數人自然安心工作，拿工作的成績開關他們進取的前途。許多其他機關每多不遵此道，所以五申三令盡成空文，游惰貪私變成風氣。(二)他們辦事有一定方法，定了章程完全實行，如有違背必須斥革。譬如有以上所說承上啓下自相矛盾的公文，一經發見，必不姑容。既有一定實行的規矩，自不至貪私枉法了。總而言之，上級機關故不可好高騖遠濫發命令，但命令既發必須切實施行。

第四要有整個的經濟建設方案及工作。中國各種計畫

並非不多，可惜各自主張，缺乏一個統一的總綱。經濟建設所收利益在既已成功之後，而工作進行則實爲民衆最爲痛苦之時。中國民窮財盡，更須備錄必較，分別先後緩急，有一個統籌籌算。在這方面講，有下列數點應先注意。

(一) 關稅高低須有一個經濟政策。試舉一例，對外貿易每年入超額在六萬萬元左右，或且還出其上。在此入超數中米麥進口又居其大宗。其結果是糧價日跌，穀賤傷農，連有名的產米區域都有洋米進口，豈望更能開墾荒地。民不聊生自然土匪蜂起，地方莽亂。此種情形實是中國最大危險。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唯有加重洋米及洋麥的進口稅，抬高糧價即是救濟農民，亦即是提倡農業。此爲中國立國大計，無論何種其他利益絕不能與此交換。(二) 建築鐵路要有全盤計畫及繼續不斷的努力。在此計畫中有數原則須特注意。一須注意經濟中心的開發和聯絡。例如四川省內雖有舟楫之利，但船小量少運費仍貴。如能有一鐵路貫通成都重慶，復可通至資陽內江糖業區域，以及資井自流井產鹽中心，則內地工業必更發達。又如四川與外省交通，崇山四塞極爲困難，宜昌至重慶雖通輪船，但每噸運費實至四十元乃至一百元之多。如果由重慶對岸修建鐵路經過酉陽沅陵常德長沙以通武昌，則每噸運費不過二三十元

，鐵路儘可搶輪船的生意。二須由內地向外發展。從前許多外國人做的鐵路計畫，皆注重於由海岸通入內地，其結果是鐵路所到之地即爲洋貨暢銷之區。現在我們的辦法，却要先行建立內地的經濟中心，俟內地產業發達，然後再向外發展，使鐵路所到之地，即爲土貨推廣之場。從此眼光看來，當然先應將這清鐵路向東延長，方可考慮是否應將膠濟鐵路向西引展。(三) 生產事業要有互相關連的計畫及實行。試舉一例，許多人提倡造林，但很少人研究林木的用途。園林中或大路旁種幾顆樹固決非造林，但廣植毫無用途的洋槐，即使漫山遍野也並無經濟價值。另一方面，許多煤礦皆缺乏堅硬木料以作坑內支柱，修建鐵路所用的枕木，製造火柴的用的木柄，幾乎全須購用洋木。即如很應推廣的木炭汽車亦深苦木炭缺乏。凡造林的人都應知道以上的需要，選定供給地方，從速種植，過了相當年數，一面砍用，一面補種，使造林成有利事業而後林真可造。又如紡織，外國人因爲國籍不同，設立工廠偏於沿海租界，那是很自然的。但經濟條件並不如此簡單。棉花產在內地，發生動力的煤礦也在內地，棉布的最大銷路也在內地，如果工廠設在沿海，必須把內地的棉花及煤炭用許多錢運到海口，等到工廠內織成了布，又要從海口運入內地

一來一往，運多價貴，營業自然困難。何不在內地有棉有煤的地方，取精用宏努力一試呢。凡有動力發生之地，皆爲工業繁盛之區。例如因開採煤礦的關係，而有啓新洋

灰廠，又有耀華玻璃廠，皆爲中國頭等工業。間接一些的又有塘沽等處許多工廠，皆與煤之供給有關。這是發展工業的極好先例，有許多地方皆可繼續起來。

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

張熙若

在國家生死關頭的今日，凡關心國事的人們，心中都感覺着無窮的痛苦，而且有些人很想將解除此種痛苦的意見說出來，希望對於國家的劫運能有萬一的挽回。不過在近日外交內政的緊迫空氣中，大家却又感覺着話不好說或說也無用。因有話不好說及說也無用的兩重感想，所以近來國事愈見危急，大家愈是沉默。這種沉默自然是有極深刻的意義的。

我在本文中，對於中日兩國的關係的現勢，不欲多所論列。我想暫時撇開現在，置身將來，完全拿歷史家的眼光，將這兩個民族的命運，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平心靜氣的檢閱一下，看其中不幸的錯誤與其責任究竟都在那裏。

要置身將來批評現在，自然非有數種假定不可。我的第一個假定便是：日本爲實現其所謂「大陸政策」，將藉

此千載一時的機會，在最近的期間，併吞全中國。第二個假定是：日本併吞全中國的事實將使世界各國，尤其英美俄三國，發生極大的威脅與恐慌。要解除此種威脅，要消滅此種恐慌，只有訴諸戰爭，而戰爭的結果日本因限於物力與人力將爲戰敗者。第三個假定是：日本戰敗後，戰勝各國，因無更妥善的方法處置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將使中國恢復其自由，完全的或部分的。那時英美俄的命運暫且不管，東亞兩大主人翁的中日兩國自然是兩敗俱傷，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固然可憐，日本也是可惜。

推測將來本是一種很危險的消遣，尤其是推測者懷有多少成見或爲心理學家所謂「願望」支配的時候。我不敢說我完全沒有成見或絕對不受「願望」支配；既然是人，誰敢如此自負。不過我自信我在作這些假定时是極力將成見與「願望」壓抑下去，使理智作唯一的判斷者。這些假

在經濟上及軍事上變成英美俄的可怕的敵人，大戰一定會發生。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遲早問題。第二個事實，即日本將為戰敗者，自許多人看起來，還有相當的疑問。不過

自我個人看，日本因限於物力，財力及人力，最後，與歐戰終結時的德國一樣，不能不作戰敗者。歷史一方面固然不一定重複自己，一方面却也不一定不重複。日本軍人當然不我這話為然，我也沒有法子可以折服他們。不過，反而言之，他們也沒有法子可以折服我，也沒有法子證明他們必勝。

三，第三個假定——日本戰敗後中國將恢復自由——大概也無多大疑問。唯一的問題是恢復到甚麼程度？是不是又要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大殖民地地位？這其中一大部分當然要看那時中國自己的實力及內部的情形如何而定。

假使這三個假定都不錯，那麼，有人或者要問，這一敗歷史，除過要證明人類的天賦愚蠢外，豈非毫無意義嗎？誰說不是！

此刻讓我們拿後世歷史家的眼光研究這齣悲劇的原因究竟在那裏。此事當然有相當的複雜。不過我們若把次要的原因撇開，我們立刻會發現兩個主要的原因。這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日本人的征服慾，一是中國人的不爭氣。

這兩個原因中，日本人的征服慾自然比較重要些，雖然中國人的不爭氣也有獎勵這種征服慾的發達的效力。

自後世歷史家看起來，日本人最大的錯誤全在他們不容許中國與日本共同作東亞的主人，全在他們要獨霸東亞的野心。因為要獨霸東亞，所以便非壓服中國，使為日本之附庸，甚或削平中國，使為日本之郡縣不可。這種野心若是移前一百年或數十年或者不難達到，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後却是大不容易。不容易的最大原因便是因為在東亞有利害關係的其它各國，如英，如美，如俄，決不能讓日本任意推翻東亞的均勢局面，因而威脅到全世界的安全。日本儘可暫時佔領全中國，到頭還非退出不可。這種挫折，這種犧牲，自後世歷史家看來，完全是自討的，完全是必有的。

反之，若是日本人自始能大量一點，情願與中國共同維持東亞的和平，處處以近代文明先進國家的資格與態度輔助中國，提携中國，使中國也變成一個現代的國家，那就不但中國樂與為友，全世界的政治經濟趨勢亦將因這兩大民族的提携發生很大的影響。不幸日本人為偏狹的國家主義和無畏的帝國主義所迷惑，一心要走上征服的路程；結果，不但中國受蹂躪受挫折，日本自身也逃不了極大的

犧牲。爲歐美各國張目，使黃種人短氣，真是何必！

這是日本人的征服慾過分發達的結果。中國人的不爭氣的影響自然也是不小。假使中國能在鴉片戰爭以後，或甲午戰爭以後，甚至能在庚子拳亂以後，或日俄戰爭以後，或者再退一步說，能在辛亥革命以後，或華盛頓協約以後，急起直追，認真改革內政，培植國力，那就即有日本人從中作梗，也不至弄到現在這樣可憐的地步！

不過方才說過，演成這齣悲劇的兩個原因中，日本人的征服慾是要負大部分的責任的，因爲後進的中國，沒有現代化的中國，就是比較的爭氣點，恐怕也是不能抵抗日本的積極的，優越的侵略勢力的。

自信心的根據

吳景超

近來討論中西文化的文章裏，有幾篇曾具體的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胡適之先生說：我們的固有文化有三點是可以世界上佔數一數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最簡易合理的女法，第二是平民化的社會構造，第三是薄弱的宗教心。梁實秋先生也提出三點：第一是中國的菜比外國好吃，第二是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第三是中國的宮室圖

這都是拿後世歷史家的眼光去判斷這一段不幸的歷史的話。至於說到現在，我以爲我們沒有方法可以使日本人取消他們併吞中國的計劃，我們無力挽救這個劫運，我們只能努力減少這個劫運中的慘酷成分。努力的唯一方向只有求之在我。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在無可奈何中還只有拼命掙扎，還只有努力爭氣。拼命掙扎的結果不但現在可以減少劫運中的慘酷成分，並且將來恢復自由的程度也就視我們自今以後掙扎的程度而定。坐以待斃也是不爭氣的表現，死中求活終爲唯一的出路。天下的大難惟有以大勇克之。

☆☆☆☆

林比外國的雅麗。張熙若先生在中國的文化中，看中了兩點，便是宮殿式的建築及寫意式的山水畫。此外對於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還有，但我還沒看到一篇文章，誰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到十項以上，尙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拿中西的文化互相比較，我們固有的文化，相形見絀，這大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有些人考慮了這些事實之後，便喪失了自信心，以為我們的文化既不如人，便是我們這個民族不如別人的證據。天演的公例，既然是優勝劣敗，所以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很黑暗的，是沒有希望的。

我們以為這種推論，是錯誤的。自信心不應當建築在某一時期的文化成績之上，是凡有歷史觀點的人都承認的。假如在某一時期，因為自己的文化成績不如別人，便喪失了自信心，那要在埃及的金字塔時代，希臘羅馬的祖宗，應當沒有自信心了。同樣的，在希臘羅馬的黃金時代，英德人的祖宗，假如把自己的文化，來與他們對比一下，看見別人的偉大，回顧自己的鄙陋，豈不是更喪氣嗎？然而希臘人，羅馬人，以及英人德人，並不因為一時的落伍，便喪失了念起直追的勇氣。他們都是有自信心的，所以都能產生一個更偉大的時代。

以上所說，只能消極的掃除疑慮，還不能積極的鼓起信心。我們如想增加大眾對於自己的信心，還要提出別種證據來，作他們自信的基本。這種證據，並不難求。我們只要離開文化的領域，走入生物的領域，離開文化而談民族，離開後天的而談先天的，離開環境而看遺傳，就可發現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有一個燦爛的將

來的。

第一，中華民族適應自然環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黑人在熱帶中很服水土，但到溫帶或寒帶中，死亡率便增加起來了。白人與黑人恰好相反，他們在熱帶中過日子是不大過得來的。印度的英人，南洋羣島的荷人，每隔幾年，便要回家休息一次，否則健康上便發生危險。我們中國人便不然，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成家立業。若干年前，伍廷芳公使曾向美國人說：中國人服水土的本領最大，白熊住的地方，中國人可以去；產生鱷魚的區域，中國人也可以去。這決不是誇大，只看中國僑民的分佈，便可知這是合乎事實的。中國人既有這種力量，所以在生存競爭上，不但是不會被淘汰，而且向各處發展的潛勢力，也是很大的。

第二，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與任何民族比較都無愧色，這也有好些事實可以證明的。根據倫敦大學新世教授（Crisberg）所引的統計，歐洲人頭顱的平均容量，男子為一、四五〇立方厘米，（Cubic centimeter）女子為一、三〇〇立方厘米。中國人頭顱的平均容量，為一、四五六立方厘米。如與德國人比較，德人頭顱的平均容量，在一、二〇〇立方厘米以下的，佔百分之八，中國人只有百分

關於女子教育的幾句話

衡 哲

——女子教育與良好家庭是正比例還是反比例！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女子教育有一種很流行的論調，似乎說，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在結婚生子之後，大批是不肯對於家庭與兒女盡責的；即使偶有盡責的，也是盡得不對，不好。最初持這種論調的，大抵屬於智識低下的階級，尤其是那帶有嫉妬性的無識婦女社會，故牠也就不會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但最近一年來，這種論調似乎已由那一知半解的社會中，侵入了主持高等教育者和報館雜誌的記者們的世界中去了。（數月前有一位教育家說，『近來新式的太太，虛榮心似乎比舊式的婦人高得多！她們不能幫助自己的丈夫……但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女子，是要比什麼都知道的，能說的，能寫的，女子好得多。這可以說是新教育的一種失敗。』數天前有一個日報的社論說，『女子身受教育之後，即以哺兒治家爲業，家以內事，盡讓僕婢……類此情形，可謂全國身受教育之女子，十居八九。』例子太多，不能徧引。）依我看來，這是一件很不幸的誤解，牠對於女子教育前途的影響是很嚴重的；

故忍不住要來爲這女子問題中的一個小節目說幾句話，并且貢獻一點愚見。

對於女子教育的本身問題，我已經屢次在討論婦女問題時發表過意見，用不着在此處再說。不過有一句話却不能不說，那便是：我承認這數十年來，我國對於女子教育的方針與辦法，都不免有很大的錯誤；但這個錯誤却也並不以女子教育的一方面爲限，牠不過是教育改變時期中不能避免的種種錯誤的一種罷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女子教育的失敗，正如我們的不能因某種教育制度的失敗便斷定全體新教育的失敗一樣。

我個人是向來不喜歡說籠統話的，如說一切女子都是好的，或說一切受過教育的女子都是好的。我也不否認，在受過新教育的女子中，有一小部份是浮誇囂張，不肯担负那切身的責任，如持家與教育子女之類的。但一小部份又那能代表全體？從全體的立場來看，我的交友與觀察的結論却仍是：數十年來女子新教育的效果，至少是把家庭的程度提高了，把母職也多少的科學化了，即使我們能把

這個教育對於文化的直接貢獻一筆抹殺。(但在實際上，這一筆抹殺的事也是做不到的；因為人家有的是成績——在教育方面，在文藝方面，在社會工作方面，在救濟人類痛苦的醫學方面……)我們又那一處找不着近代女子教育的成績？不過這已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故也就不必多說了。(我的經驗告訴我，一種普通的人文教育，初看上雖然與母職和家庭沒有什麼關係；但一個受過這類教育的女子，除非她們已經被舊社會所腐化，是沒有不懂得一點兒童的心理，營養的原則，環境與榜樣對於兒童人格的影響，以及母親責任的重大的。我的觀察又告訴我，在一百個以賭博吃喝為正業的婦女中，在一百個以惡劣環境給予孩子的母親中，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至多不過二三十人，受過舊式教育的女子至多不滿十人，其餘的六七十人都是智識低下，趣味陋劣，人品庸俗，不會受過任何教育的女子。反過來說，爲了兒女而犧牲她們的才能，事業，娛樂，等等的女子，却差不多全是在受過教育女子的一方面。因此，我覺得上面所引的一個論調，說受過教育的女子便不能或不肯持家育兒，實在難以成立。

在那些爲了家庭與兒女而犧牲一切的女子中間，自然不免有許多是要抱怨和失望的，但這不也是人情之常嗎？

并且抱怨只管抱怨，失望只管失望；結果她們差不多總還是「一夜思量千條計，明早起來仍舊」抱孩子，教廚子！

對於這抱怨與失望的消除，乃是教育方針與社會改造的問題，我們此處可以不談。我所要說的，是，假使我的朋友允許我，我可以立刻舉出四五十個正在實行這種犧牲的人名來——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還是在國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證明我的這話並非出于杜撰。同時，我也可以立刻舉出三四十個環境不良的家庭，來證明這不良的情形與牠們主婦教育程度的關係，至少有百分之七八是屬於正比例的。

但是，這兩層我既因種種的困難而做不到，我就只有希望持「女子新教育與良好家庭不相容」的論調的先生們，在他們下這種斷語之前，先去做一點實地的調查。比方說吧；我們即在北平的智識階級中，（這當然是指男子的智識階級，每月拿百元到千元的薪水者，）調查兩百個家庭和牠們的主婦，一百位主婦須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一百位須是絕對不會受過教育的，我們看看結果是怎樣。我們且看看這二百家的環境與牠主婦所受的教育程度，是正比例呢，還是反比例？看看一個受過教育的母親，對於兒童的教育與以身作則的影響，比了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是好一點呢，還是壞一點？……靠了一點以耳爲目的

推測與論斷，或是拿一個例外來與另一個例外作比，是不能使人心服的。但我們若拿一百個例子的百分數來與另外一百個例子的百分數相比，那就自然是一種不可磨滅的事實了。假如能由二百個例子擴大到二千個，二萬個，那就自然更好了。

爲要避免阿其所好，或彼此遮羞之類的危險起見，這類的調查最好是請幾位沒有太太而有公平眼光的社會領袖

關於大學合理化的討論

(一) 高等教育到底不合理到什麼程度？

張孟休

本刊一五八號有兩篇討論國立大學的改進問題的文章；一篇是叔永先生的『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另一篇是王伏雄先生的『合併國立大學獨議』。在這兩篇文章已經簡要的指出了現行大學教育的學校地點，組織情形與學科分配等方面的種種缺憾，力言國立大學的合併或合理化乃爲刻不容緩之急務。

年來大學教育備受社會人士責難，誠然有些地方未免是言過其實，不過我們處身在大學校裏的人，平心靜氣的

去担任。我自己因爲是一個女子，故一年以來，對於這一件含有挑戰意味的論調，只好用冷眼去看社會，又默默的領會到這種論調的來因，却未便冒着嫌疑去作什麼公開的調查。但是，假如社會上有人或法國，以爲我的這個意見還不失爲一種公平的办法，而願意去實行牠，那我是一定願意盡力去給他們一點實際上的幫助的。

☆ ☆ ☆ ☆ ☆

想想，則覺得社會人士之責難亦未可厚非，因爲在大學校裏真有不少的矛盾的近乎滑稽的事情，很難令人索解。比方說，學校中一方面感覺優良的師資人才的缺乏，而同時自己却又在拚命的浪費師資；一方面處處都感覺教育經費的困難短少，同時在經濟方面的浪費情形却甚足令人驚異。——當然，此種浪費不見得都是有意爲之，然而事實方面的表現確是浪費，無法諱言。

關於高等教育的改進問題，自民國二十年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視察後，即有所建議，二十一年十一月教育部似對其建議有相當採納，在『整理教育之說明』（見中國第

一次教育年鑑)中，詳陳清談，實際方面對於平津高等教育會一度加以整頓，惟因積習太深，情形複雜，結果收效甚微。近年教育部對於高教整頓之努力成就，我們固然不能一筆抹煞，只是大體而言，一切主要的浪費情形却是依然如故。

『浪費，浪費！』『不合理，不合理！』近來大家都在這樣異口同聲的嚷，可是究竟浪費，不合理到了何種程度呢？對於這個問題，很少看見有人提及。倘若有人走出來說：『拿證據來！』那末我們這批空嚷『浪費』的朋友們都未免會張惶失措了。

不久以前，我花費了幾天的工夫，去搜集『證據』；根據事實從學系與學生人數，教員人數與學生人數及經費支配情形等方面加以分析。分析估計的結果，現在不防簡略的報告一下：

(一) 學系與學生人數：

A 用粗略的分析估計方法所得，現因各校學系互相重複，各系人數往往過少，已設之學系，實有五分之四屬於浪費，即僅有現有學系數目的五分之一即足容納現有之全部學生。

B 用比較精細的分析方法，作退讓一步的估計，現有

學系也有五分之三屬於浪費，僅留現有學系數之五分之一即足用。

上面用學系作為估計之單位，係因一學系之教員人數與開課時數在理論上不因學生多寡而有所增減，同時學系在經費支配上亦頗合作為估計的單位。

(二) 教員人數與學生人數

A 根據教育部的估計(見二十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現有教員有半數屬於浪費，現有教員七千零五十三人，若分配得當，則四千餘人已足敷用。

B 若教員人數與學系數目之增減為正比例，則依(一)A估計，現有教員人數有五分之四為浪費；依(一)B估計，則有五分之三為浪費。

C 波蘭每一教員教學生五十人，我國則每一教員教學生約六人，若我國亦照波蘭辦理，則現有教員人數有八分之七屬於浪費。

(三) 經費緊縮之估計

A 若按裁去現有學系數目的五分之四計：

I 教員俸給一項，每年可節省全部高等教育經費的百分之四十，大學之部約可節省一千萬元，高等教育全部可省一千三百餘萬元。

II 就全部開支論，（設備費及工餉不減縮）則每年可節省全部教育經費的百分之六十，大學之部可省一千四百萬元，高等教育全部可省二千萬元。

III 就學生每人歲估費言，若按現狀計，每生歲估費爲七五三·〇四元，如學生人數增加至現有人數之五倍，則每歲需一七九，三四八，七五五元的教費，可是若充分利用現有學系設備，可增加學生人數至現有人數之五倍，而經費可數，是則每年無形中可節省一四五，七九二，五一八元。

B 若按裁去現有學系數目的五分之三計，則應按上項所估計得之各種可節省的經費數目，一律都打一個對扣。

C 就設備而言，若把全國高等教育機關縮編爲五個大規模的多科大學，在現有經濟狀況下，每歲一校可得設備費一，二七三，九五六元，此數比現有全國省立九大學之設備費總數多約十四萬元，比現有私立獨立學院三十四學院之設備費總數約多五十萬元，比私立十九大學之設備費總和少約二十萬，比國立十三大學之設備費總和約少一半。

本問題因內容複雜，搜集材料亦困難，上面所報告的分析估計的結果，當然不能認爲是百分之百的準確，不過

我們有一種粗略的估計，當然比惡空的說『浪費』『不合理』要妥當些。讀者看見上面所估計的浪費的不合理情形不知作何感想？當著現在國困民貧之際，事事總宜以最低量之財力獲最大之效果爲原則，教育當亦不能例外。尤其是在現狀下談改進教育，若望教費增加，必十分困難，如把現在已有的經費善爲處理，亦未始不可以使教育有所改進。

最後附帶說一句話，關於高教改進問題在此處爲篇幅所限，不能詳論。作者已將此問題分析結果撰成『我國高等教育改進之量的估計』一文，不日將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上發表，讀者如對此問題有興趣，可以參閱。

七月十三日於北京大學。

（二）大學地點的分配和合併問題

宋懋炎

看過叔永先生的『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和王伏維先生的『合併國立大學獨議』二文後，對於二君的熱忱很足令人高興。不過有幾點，很有討論餘地。今敢獻芻蕘。

（一）大學地點分配問題。鄙見不能說極不合理，因爲並非中國各地文化水準已皆齊一，需要又均相同，而硬生生的武斷的把大學分配在一隅之地的。大學應集在滬平京

粵等大都市，是由於客觀環境的需要。正如在西北西南（廣義的）一大片地區之內，沒有一個大學，同樣是環境的原因。遷空欲使所謂地點分配合理化，那是不可能的，馬上遷一座大學到新疆到甘肅甚至陝西或貴州，欲使學生程度保持與全國第一流大學相等而不低落，在當地你能招到幾個够資格的學生？在全國著名大學裏，新青甘寧等地籍貫的同學，由他原地中小學教育出身的，幾乎等於鳳毛麟角。這是事實，這樣要如所謂大學分配合理化，成嗎？

要使所謂大學地點分配合理，很顯明的，第一要使落後的處所，文化水準提高，那末首先須於小學中學致力。實際上欲使甘青寧等地的中學甚至小學與蘇滬等地的程度相若，能否辦到，大是問題，因為這已經牽連生活和經濟方式的問題了。在新疆在青海在西康等等，人們多半還把使小孩上學看做應差咧！許多文化水準較高的地方，上學有著火資有津貼，上學的人仍是個不踴躍。不是都由于貧窮，大半土財主土會也同樣不願他們的小孩入學。然而在資本主義侵逼深入之地，像蘇浙粵冀等省，借貸賣地典質得款來上學的，却不在少數。

叔永先生說：『我國大學地理上分佈的不合宜，不但國立大學如是，即私立大學亦未嘗不如是』。這情形是無

足置怪的，這是必然的，因為這正是客觀的環境需要啊！西北陝甘雍察綏等地是天主教的世界，在這六七百萬方里地區以內，他們只多辦小學，連中學已少；而偏偏建個輔仁大學在北平，爲的是甚麼？

單有空校舍沒有學生，那里辦得成大學？鄙見以爲現在大學地點分配不能說是不宜或者不當。我們如果不單單打開地圖一看就算數，爲稍研究事實，我們就可了了了。

歷史上的理由，我意也不能算數，實際當初首立之時，亦即選的些當時文化水準較高及較開明繁盛的處所，像平京漢粵成都等地，可以說在當時較爲需要，此後諸地情形未改，并且日漸『繁榮』，所以發揚光大罷了。假使環境變成不適，這些學校早應關門大吉。你看繁盛一時的樓閣還有居民嗎？揚州仍有乾嘉之盛嗎？凡事物沒有不依環境而變遷的。

叔永先生也承認境上及物質上是一由，但他不認爲這是主動力，及目前『大學分配地點不當』，是自然形成，而認爲那的確是不合宜妥當，鄙見與其不同者在此。

(二)合併問題，王先生所言集中教學人才，擴充學備兩點，大致可以承認；但是否能如王先生所說：『他（學生）的成績，必定比現在要高出數倍。』及是否容易辦到

，大是問題。第三點可使學生生活團體化，我不能同意。在清華三十人的一班課，同上一年性的同性同學未交過一語的；宿舍相鄰一二年，日日相見，不曾談過一句話的，不是希罕的情形。團體生活到底是甚麼呢？就使搬離城市，能生活團體化，那也不能算做合併之功吧？此外，合併的弊與困難亦不可忽略。鄙見所及，有：

(1) 校風各校多少都有些不同。有些學校學生比較活潑好活動，有些學校學生則沉默不問外事；有些學校學生是守死紀律死服從，有些學校學生愛找理由反抗；有些學校學生比較講究而西方氣味厚，有的學校學生則馬虎隨便而古國風味濃，有的學校管理方法是專制式的，有的學校管理方式是採民主主義，比較自由；諸如此類，究竟誰比較好些適宜些？（若一校學生動盪，一校則否，這類事自然是毫無過慮與討論之餘地是取前者的，）像上面所列的，就大成問題了。不會汰『洋』存『精』嗎？根本各人所謂『洋』『精』的看法與意見，就不會相同。從大多數，歷史與經驗告訴我們，大多數不定是對的是可靠的，要解決這問題，難了！真難了！折衷吧？折衷便另是一個樣式，本來有兩個以上的樣式，由二以上變成一，伸縮範圍變狹，而重要性則增兩倍以上，如北平有四國立大學，使有一

家校風不合，其影響則僅及于一校，如四而合一，則影響于全體，發生好或壞影響的機會，在算學上雖是相同，然而危險性大了。我以為很有些像獨裁政治的情形。

(2) 課程在各學校亦大有分別的，其注意點亦大有不同。就以北大清華而論，北大文科重自由念書，故結果程度大有出入，清華則穩重些，注意平均整齊，少山高，也少水低。北大重專攻，清華則重基本訓練重外國文。又如清華歷史系重西史，北大則否，這些又是誰適宜誰不適宜？其難於解決和合併後的危險性增大，還怕不是和(1)相同。然而這我們又安能忽略？

(3) 就事實講，同是國立大學，各校學生程度懸殊很甚，也是不可不知和不必諱言的事實。比如A校投考者四千，B校三千，C校二千，D校一千，而所取人數相若。考試雖不十分可靠，然而大致尚可靠，A校學生程度與B校雖已相差，但不過遠，與C校以及D校相差，可就不能算小。因為考試之不能絕對可靠，故在目前，無論何校，程度已有不少差異。假使此三四校合併，那末，你看吧！教師教學的困難，願上等等者則中下遭殃；願下者則中等的已不感興味，上者有時簡直可無須讀書；大致仍以願中等者多，然而下者被拖得力竭神疲，但上者以無努力之必

要，多呈敷衍之象，兩均不能討好。這損失怎樣補償？

(4) 減少學生選校機會，比如目前我愛隨自己的意念書，我可以上北大；我如果不怕忙，我就可以上清華。A校你如嫌太呈死氣，你就可以入有活氣的B校。……合併後情形就不同了。如果北平四合爲一，你要選你得跑到南京或者上海。武昌廣州也說不定。總之，你的選校的機會減少就完了。

(5) 減少學校間競爭與比較的機會，事物的進步，競爭與借鑑，似乎是少不了的。無匹敵，就少競爭；獨自個兒，就少比較，少切磋，那末前進即難。固然，即使任何一地，只許有一國立大學，但私校仍存，然而競爭與比較總是減少了。並且有很多私校不足與國校頡頏的，若是，競爭與比較就難言了。即不如此，其機會減少，却仍舊是事實。

(6) 『三個中國人在一處，就生問題。』雖屬言之過甚，但組織愈大人愈多，糾紛乃愈多，是自然之理。說

編輯後記

我們很感謝翁文灝先生在百忙中替本刊寫這篇『整頓

獨立評論 第一六一號 編輯後記

今日每一大學，仍免不了暗鬥，似乎話雖籠統，但可斷言不是不帶相當真實性的。黨派門戶之見，容易消弭於這個環境下中國人嗎？加之在今日思想紛歧之候，假使這一校是談中國本位，文章非文言不看；另一校則主西化，提倡白話，你能使這兩派人相合真的『河水不犯井水』嗎？甲校是講羅素，乙校則談馬克司，你又能使他們能和衷共濟？蔡元培先生曾經用過萬象包容主義，然而骨子裏仍免不了『西風壓倒東風。』但是今日情形更是大變了。這項似乎爲我的『過慮』，可是，却有叫人要過慮之處，我意對此問題也應與以相當珍視。復此，學生方面也有問題。

末了，我意並非反對國立大學合併，雖則現在我也不贊成。我認爲這是一格頗值得詳細討論而後始應得結論，假使得正的結論，亦應十二分審慎施行的一個問題，鄙意以爲此與『學年應否縮短問題』幾有同樣重視的價值。

一九三五，七，十二，於清華園。

★ ★ ★ ★ ★

編者

內政的途徑』。他的首篇『整頓內政之必要』，載本刊第

一五八期，閱者可以參看。

張熙若先生的『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是一篇歷史家的預言。歷史家的預言，與他種預言不同的地方，歷史家是據既往以測將來，也就是執因以求果。所以在我們指出果的必然性時，也就是指示因的重要性。這一層希望讀者注意。

我們上一期發表了潘光旦先生的『論自信力的根據』一文，恐怕本刊的讀者還不曾見到吳景超先生的原作的，故此期特轉載吳先生的『自信力的根據』以見問題的各方面。

記得從前有人懷疑女子教育，對范曄生先生說：『女

子總是要結婚的。結婚生子之後，她的教育還有甚麼用處』？范先生的答語最為明快。他說：『即使爲了家庭與兒童的緣故，女子也是應該受教育的。我們不看見美國的家庭，大多數是比中國的家庭整齊優美的嗎？』這一句話，無疑地是可應用於中國目下情形的。因讀衡哲女士關於女子教育的短文，想起了范先生的這一句名言，特附記於此以供國內討論女子教育者的參考。

關於大學合理化問題的討論，我們收到了兩篇各有見地的文章，現在都在本期內發表。張孟休先生是北大教育系的助教，朱懋炎先生在清華大學史學系肄業，附此紹介一下。

本前 三號 刊號目

第一五八號

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
叔永
合併國立大學獨議
王伏雄
整頓內政之必要
翁文灝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君澤
用名同說話(通信)
張中府
介紹兩種青年的讀品
衡哲
編輯後記

第一五九號

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
陳衡哲
的立場
之邁
反躬自問
君澤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續)
君澤
新刑法二三九條之實施
紀清瀟
『希臘擬曲』(書評)
羅念生
編輯後記

第一六〇號

國格與人格
叔永
論自信力的根據
潘光旦
論農村工業
鄭林莊
全盤西化的辯護
陳序經
答陳序經先生
胡適
關於兒童問題的兩封來信
王榮東
(一) 補充陳衡哲先生的
(二) 不忍想象的兒童人
王一天
自由的問地獄(書評)
吳景超
編輯後記

景印四庫全書四種

- 景印四庫全書四種 一冊 大六元
- 景印四庫全書四種 一冊 大六元
- 景印四庫全書四種 一冊 大六元
- 景印四庫全書四種 一冊 大六元

現代心理學 呂頌慶譯 八角五分

中國保甲制度

- 美國行政動向論 (行政院行政教育委員會編) 孫登方譯 一元四角
- 美國之透視：江康著 二角
- 法西新意大利政治制度：蕭文哲著 二角
- 戰時統制經濟論 國立編譯館出版 二角
- 誰佔統治 (譯著) 劉雲漢譯 九角
- 中國近七十年政事 丁福保編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大學生叢書

- 高等代數學通論 蔡元培著 精裝二元八角 平裝一元八角
- 電子 羅素著 精裝二元八角 平裝一元八角
- 數理經濟學大綱 胡澤譯 精裝二元八角 平裝一元八角
- 造園學概論 陳植著 精裝一元八角 平裝一元八角
- 最新實用製革學 李仙舟著 精裝二元七角 平裝一元七角
- 電熱煉鋼學 王懷璋編譯 精裝二元八角 平裝一元八角

- 百科小叢書
- 時間空間與運動 C.D. Broad著 秦仲實譯 四角
- 婚姻法 曾友聲著 一角五分
- 物理學小史 鄭太朴著 三角
-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清阮元撰 清龔燾著 九角
- 諸子平議 清龔燾著 九角
- 數梁補註 清龔燾著 二冊二元

- 工業用水清潔法 許雲德編譯 二角
- 酒精 陳慶雲著 一元二角
- 養鵝法 馮學小叢書 二角五分
- 三人 羅石章著 二冊一元八角
- 傲慢與偏見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簡譯 二冊一元
- 帕利小姐 E. H. Forster Fairyman 李復譯 八角

工作學校叢書 (中國文化叢書)

- 中課外活動 (師範) 劉鈞譯 四角五分
- 小學作業書 四種 每種一角
- 小東坡模型 小兵隊模型 小動物模型 容庚編集
- 金文續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冊三元二角
- 石鼓釋文 張運開書 二冊一元六角
- 說文古籀三補 張運開輯 二冊一元二角
- 微分方程式 余介石等譯 三元二角
- 新推化學解法 遊賀多喜雄著 九角
- 中國鄉村衛生問題 李治安著 八角
- 蚊蟲防治法 李鳳蓮著 一元三角
- 藝用人體解剖圖 張廷萬譯 二元二角
- 姚惜抱先生文稿 鹿傳霖編 六角
- 五聲音階的鋼琴教本 (國立音樂專科叢書) 朱士嘉編 一元二角
- 中國地方誌綜錄 宋士嘉編 三冊二元八角
- 卡本德阿拉斯加 余韻井譯 八角
- 現代名人成功之分析 曾寶琨譯 八角
- 商鞅評傳 (國學小叢書) 顧啓天著 二角五分
- 伊藤博文傳 久米正雄著 六角
- 名人傳說若安達克 K. R. Green 編 四角
- 林白自傳 (俄文) 潘樹海譯 六角五分

